

爭勝競逐：西皮福路之爭與「軒園咬」

文·圖片提供／簡秀珍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副教授）



▲北管戲曲音樂的主奏樂器。左圖為福路系統：殼仔絃；右圖為西皮系統：吊規仔。

北管音樂包含崑腔、吹腔、梆子腔、皮黃及一些民間小戲、雜曲，概分為「西皮」（新路）與「福路」（古路）兩大系統，以此伴奏的戲曲稱為「亂彈戲」，可能早在清初乾、嘉年間（約十八世紀末）就隨漢人來臺。因符合歲時祭儀、婚喪喜慶所需，民眾紛紛組團學習。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曲館彰化梨春園，相傳成立於嘉慶16年（1811）。曲館的參與者被稱為「子弟」，通常以學樂為先，若財力、人力足夠，也會粉墨登場，各地由於開發先後與地理、居民的差異，形成不同的曲館（子弟團）文化，自宜蘭起始，波及整個東北部的西皮福路之爭與中部的「軒園咬」，便是例證。

要分辨「西、福」，可從主要樂器、戲神信仰、子弟社團命名著手。前者的主奏樂器為桂竹筒做的吊規仔（或寫作吊鬼仔），後者是用椰殼作音箱的殼仔絃（或

稱提絃、椰胡）。宜蘭的北管子弟團根據命名可分為「社」、「堂」、「軒」，福路派社團都用「社」結尾，如宜蘭總蘭社；西皮派的社團以「堂」命名居多，如宜蘭暨集堂，但也有採「軒」為名，如宜蘭敬樂軒等。福路派奉祀的西秦王爺是個文官扮相的長鬚老者，西皮派敬奉的田都元帥是個武將裝扮的青年童子。即使對北管音樂的概念模糊，經由上述三者也可分辨某一社團屬於何派。

中部（如臺中、南投、彰化）的北管曲館命名以「軒」、「園」最多，兩者皆信仰西秦王爺，西皮、福路兼學，雖在唱韻上不同，但明顯的外在特徵只有團名相異，雖自清代便曾多次引發「軒園咬」的拚館事件，但並未像東北部因分派造成長期嚴重的械鬥。

宜蘭地區關於北管的官方紀錄最早見於光緒15年（1889）劉銘傳的〈副將開山戰沒摺〉與〈宜蘭防勇開山中伏陣亡優卹案〉，其中提到：「宜蘭向有匪類分結黨羽：一曰西皮，一曰福祿；不時械鬥，擾害閭閻。」當時參與者全被當成匪徒看待。日治時期刊載在《臺灣慣習記事》的〈西皮福祿的歷史調查〉（〈西皮福祿の歷史的調查〉）說道：在光緒之前（1875以前），西皮與福路雖有分類之名，但尚未結黨為害，而後有人因學樂不成，藉口在賭場或妓院製造紛爭，經知縣邱峻南及其後任嚴懲，爭禍幾乎偃息；但光緒



▲宜蘭總蘭社供奉的西秦王爺（今在宜蘭市文昌宮）。

◀宜蘭西皮派供奉的田都元帥。

7年（1881），彭達孫繼任後允許自由演奏，兩方仇視更深，甚至學習武術與器械使用以備需要。光緒10~12年（1884~1886），頭圍、宜蘭、羅東等地爭鬥四起，官方雖逮捕一兩名處以極刑，但隨制隨起，這與福路派與西皮派分別推營官陳輝煌、舉人黃纘緒為首，其黨羽對法令毫無顧忌也有關係。

光緒12年（1886）8月，頭圍林本源租館管事黃聯球的兒子黃春生被毆一事，引發蘭陽地區數年的長期械鬥，官方懷柔或嚴刑都無法完全制止。直到光緒16、17年（1890~1891），林本源家的館事陳丹書、何國招待兩黨頭人諄諄告誡，才仇怨稍解。

綜合其他資料，宜蘭地區的西皮、福路分派對立最遲在1850年代末已然成形，而蘭陽溪附近的膏腴之地約在1850年已開墾完畢，筆者因而提出後來者面對當地漢人多屬漳州人，無法以籍貫為理由啟釁，乃藉口西皮、福路的差異製造紛爭，清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西福之爭，隱藏著爭奪水源、土地的真實理由。

至於分派有源自兩位老師分傳，或一位老師各教兩派的說法。筆者比對四個宜蘭境內歷史最悠久的北管子弟團（宜蘭暨集堂、頭城統蘭社、宜蘭總蘭社、羅東福

蘭社）的先賢圖，證明兩派確由不同老師傳授。宜蘭暨集堂先賢圖中央載有「蘇衡譜」，與日本人調查資料中的「蘇譜」相近，卻找不到簡文登（或簡文燈、林文燈、林文章）。頭城總蘭社、羅東福蘭社先賢圖都有簡文燈、曾大軒兩位老師，宜蘭總蘭社則寫作「簡文登」。

中部開發較早的鄉鎮都曾有「軒園咬」，如彰化的梨春園與集樂軒，臺中的新春園與集興軒，清水的同樂軒與仙霓園，豐原的集成軒與豐聲園等。林美容老師分析，「拚館」有時一連好幾天，甚至一個月，一方面比技藝，看誰的劇目或曲目學得多，一來一往，不能重複；一方面也比「面子」，看哪邊觀眾多，支持者送來的物資多，哪邊就贏。表面上是兩個子弟團比拚，通常都有其他同派的團體助陣，有些具師承關係，有些僅因屬同派之故。

呂鍾寬調查，「拚館」時戲臺與道具也是比賽項目，清水、豐原拚館時曾搭過如建醮牌樓樣式的「七廳式」戲臺，這些經費由地方人士負責。北管子弟團與街庄關係緊密，演奏水準與比賽勝負攸關地方的「面子」，為了共同的榮譽，慷慨應援義不容辭。☞



▲1928年羅東福蘭社在羅東震安宮（媽祖宮）前合影。